

AMOR Y DESAMOR
EN LA MITAD
DEL MUNDO

世界中心的情与怨

厄瓜多尔当代短篇小说选

〔厄瓜多尔〕劳尔·佩雷斯·托雷斯等 著

张珂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ERS

0⁰



世界中心的情与怨

厄瓜多尔当代短篇小说选

「厄瓜多尔」劳尔·佩雷斯·托雷斯等 著

张 列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AMOR Y DESAMOR EN LA MITAD DEL MUNDO

Muestra del cuento ecuatoriano contemporáneo

Selección y prefacio: Raúl Vallejo

Editorial Arte y Literatura, 2013

Primera edición en chino, Embajada de la República del Ecuador en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2016, impreso por LOOKW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中心的情与怨:厄瓜多尔当代短篇小说选/(厄瓜)劳尔·佩雷斯·托雷斯等著;张珂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2921-8

I. ①世… II. ①劳… ②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厄瓜多尔—现代 IV. ①I77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3307 号

责任编辑 张欣宜

装帧设计 崔欣晔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64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插页 3

版 次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921-8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作为厄瓜多尔共和国驻华大使,能够在此介绍劳尔·巴耶霍选编的《世界中心的情与怨:厄瓜多尔当代短篇小说选》的中译本,我感到非常荣幸。

这部小说集收录了厄瓜多尔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知名作家的代表作,通过他们的笔触,中国读者可以领略到厄瓜多尔短篇小说的叙事特点,从而发现那里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情感,跨越了空间的距离和文化的隔阂,同中国人民如此相近。

近年来,厄瓜多尔和中国不断深化互惠合作关系,拉斐尔·科雷亚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决定建立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成为南南互利合作的最佳典范。这种亲密合作的关系,在莱宁·莫雷诺总统执政时期,必将得到持续发展。毕竟,两国的命运和前途都牢牢掌握在本国人民的手中。

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交流和双方价值观的传播不可或缺,而文学在此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该短篇小说集的出版也是厄中两国建交三十七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一年前,厄瓜多尔驻华使馆曾印发此书,但很快告罄。中国读者对该小说集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使得我们愉快地

决定在中国正式出版该作品。

在此,我想对本书的作者及编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对本书的译者,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欧语学院副院长张珂女士的投入与付出表示钦佩;同时,也想对古巴艺术与文学出版社对本书版权的免费转让表达感激之情。

何塞·博尔哈

北京,2017年7月

序

劳尔·巴耶霍

关于“情”与“怨”的文学表述类型多样,主题各异,几乎涵盖所有人类情感。在此类作品中,涉及肉体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爱的无私奉献与自私自利,慷慨与吝啬,兴奋与萎靡,完美的性爱与受挫的情欲,以及由此引起的主观情感式的社会评论和后现代式的另类批评。正因为如此,为凸显当代厄瓜多尔涉及此类主题的小说的多样性,我以此为主导将众多短篇小说集结成集,以向读者呈现不同作家笔下多彩的生活与多元化的世界。

厄瓜多尔经历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后,已登上世界舞台,成为时代变革的主角,由此,其文学,或者从更广泛意义上讲,其多元的文化正逐渐被世界所了解。近年来,由公民革命党组建的政府,联合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成员国,正在为我们的第二次独立而对抗超级大国,试图摆脱它的操控——这片大陆并未实现一体化,其错综复杂的军事、工业和金融体系实际受制于美国的全球化政策;基于人权优于资本的理念,社会公平意识已深入人心。一言以蔽之,我们不仅正在被世界所了解,也正在被世界所认可,世界认可我们为了各国的共同利益,为了重建我们的

祖国而进行的奋斗。因此,厄瓜多尔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了全新的、不同的声音。

此短篇小说集以爱情为主题,力求选择不同年龄段作家的作品,并注重展示写作风格和世界观的多样性。我们尽量呈现给读者,尤其是不熟悉厄瓜多尔文学的读者一场美学的盛宴。读者会体验到世纪之交的视角和后现代纷繁复杂的风格。这些短篇小说构成了对现实多元的观察视角、不同的诠释和相异的文学表达。

当代的概念从时间上界定了作品的写作年代:尽管有些短篇小说作家年事已高,但所有的作品均发表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有些出版于新世纪,即最近几年的作品。的确,由于选择的作家年龄跨度较大,因此展示出不同成熟度的文学作品。但无论年轻作家还是资深作家的作品都非常出色,可谓当代厄瓜多尔短篇小说之佳作。因此,阅读该短篇小说集可以对厄瓜多尔当代文学作品有初步了解。

狂欢后的微笑

爱的征服如同一条死胡同,因为爱的双方已预知失败。征服者认为欲望的满足即为征服的终结,但在那一刻,征服者就成为被征服者。文学向我们揭示了爱情背后的陷阱:爱的征服本身就带有甜蜜的挫败感,忧伤也如影随形,当期待已久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之时,倦怠感已远远超过快感。最终,身体的狂欢和性爱后

的微笑就成为人生旅途中的匆匆过客。

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开篇之作《灰飞烟灭》曾于1994年获得法国国际电视台颁发的胡安·鲁尔福文学奖和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颁发的胡利奥·科塔萨尔文学奖。作者劳尔·佩雷斯·托雷斯(1941年生于基多市)在1980年因其短篇小说《夜间,雾中》获得美洲之家文学奖。《灰飞烟灭》为追忆录似的小说,其语言有着抒情散文般的清新流畅。故事冲突在人物的情感发展、民俗文化的重塑中——小说的题目即表达出如博莱罗歌手般的忧伤——铺陈开来。口语化的表达塑造了女主角,凸显出故事的私密性。而叙事者-男主角则追随着女主人公,试图领会她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这种爱的追逐注定没有结局。通过文本,我们见证了两个时代的矛盾:根据对二十世纪六十年的描述,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而九十年代则是对生活缺少期待的年代。小说用充满怀旧的语言为我们再现了两个时代的矛盾冲突,即乌托邦与犬儒主义间的矛盾,而在这不同的时代,这相互陌生的时代都生活着不幸的人。

西尔维奥·罗德里格斯的歌曲《即使不是时尚》成为小说的主题,小说讲述了一个因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注定要分离的爱情故事。米格尔·多诺索·帕莱哈(1931年生于瓜亚基尔市)的《正中央的裸露》再次凸显了他作品的一贯主题,记忆中的永恒才是现实中唯一可能存在的永恒;所有的存在,都是我们对事件再加工的产物。故事描述的爱情中,相爱之人不断分离:欢愉之后,便要接受分离的现实,同时注定要接受永远的孤独。故事由一位叙事者

讲述自己对所发生之事的思考,充满主观、直白的色彩。相守尚未结束,但已成为记忆,因为相爱双方都清楚爱情获得之时便是爱情埋葬之日。

伊万·艾古艾兹(1944年生于基多市)是短篇小说大师,他的作品结构严谨精巧,他笔下的故事总有令人意外的结局,小说中诸多细节的设计都引导我们揣测故事的结局,但最终的结局又总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尽管短篇小说的篇幅有限,艾古艾兹在字里行间、情节发展中刻画着人物心理,挖掘着人类复杂的心理活动。《记忆中》的情节描述令人震撼,作者充分利用了短篇小说短而精的特点,不仅结局出人意料,文中折射出的价值观也令人深思。

萨尔瓦特·卡坦·艾尔瓦斯(1991年生于安巴托市)是一位年轻作家,正准备出版自己的处女作。他的《昏暗的灯光下》将忌妒与暴力在非法的情境中充分展现。小说事件叙述的粗俗化与语言的清新简洁形成鲜明对比,故事中,痛苦已被神化,而对爱的渴望与幻想超越了这个世界的冷漠。情节的发展如同电影画面般展示在读者面前,而最终聚焦在突发事件上,开放式的结局为人物今后的命运预留想象空间,而边缘化人物的命运便最终定格在这一刻。

莫代斯托·蓬塞·马尔多纳多(1938年生于基多市)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自发表首部作品后,其创作日渐成熟,200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阁楼之家》进入美洲之家文学奖的最后一轮角逐。《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亲爱的》是其1999年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

说集中的一篇，讲述了婚姻中的出轨问题，故事发生在远离家庭生活、充满诱惑力的氛围中，但通过妻子给丈夫的留言，折射出妻子的悔恨之情。爱情与性欲交织在一起，令主人公感到困惑，似乎从第一次眼神的相遇、交流，性爱就不可避免。

弗朗西斯科·普罗阿诺·阿兰帝(1944年生于古安卡市)于2010年凭借长篇小说《地下情协议》获得由美洲之家出版社颁发的何塞·玛丽亚·阿克达斯文学奖，并进入罗穆洛·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最后一轮角逐。弗朗西斯科叙事风格缓慢，不仅体现在语言上，也表现在所述事件的推进上。这种舒缓的语言风格多用于长篇小说，但作者却在短篇小说中将其发挥到极致，从而赋予所述事件一种特有的深度。《水中的玻璃》中爱情的背叛促使我们反思这四重奏似的爱情，即两位男士与同一家族中的两位女士间的情感纠葛。叙事者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无出口的迷宫，我们被困其中直到意外事件发生。故事的结局是自以为是背叛者的人竟然是被人背叛。这篇小说令人回味无穷，欲望如同转瞬即逝的笑容，在诱惑和征服中没有胜利者，只有身体的奉献和灵魂的遗忘。

肌肤的执着

人们执着地寻找自己的爱人，不仅是为找寻心灵的寄托，也是为寻觅同样执着之人。情欲的满足似乎弥补了之前寻觅的焦虑，但这并不意味着拥有对方，更不意味相守一生。爱不能据为己有，爱情转瞬即逝的特征恰恰是执着追寻爱情的理由。于是，

爱已不在时,被爱人抛弃之时,爱就化为思念,变成孤独的忧伤和没有葬礼的决斗。肌肤相亲的欲望不可平复,人类就无条件地成为欲望的臣民。

文学作品中的萝莉主义表达已难觅踪迹,这是因为以当代的道德标准衡量,诱奸少女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但享乐主义盛行的社会曾恬不知耻地对这种情欲推波助澜。然而,卡洛斯·卡尔里翁(1944年生于洛哈市)却冒险涉雷,他的《爱你之后,一只苹果》为我们奉献了一个处于矛盾之中的中年男子与一位少女间的爱情故事,少女即将步入成年,中年男子时时拿这段爱情观照自己饱受挫败的人生。这篇新近创作的短篇小说并未改变事情的本质:就成年男人而言,对少女的欲望依然如同难以驯服的小马。少女闯入他的世界,她的美貌和构成她年轻世界的诸多因素都令成年男人难以割舍。因此,在这篇小说中,肌肤相亲是不可能放弃的执着。

安第斯山地区印第安社会问题是豪尔赫·达维拉·巴斯克斯(1947年生于古安卡市)叙事作品中的一贯主题。表面上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安第斯山族群对世界充满好奇。《一枝玫瑰》描述了安第斯山区的一户人家前往海边度假,在那里与外部世界发生的碰撞。西方传统音乐是构成达维拉·巴斯克斯叙事文学作品中的又一元素,而在该短篇中,西方音乐则构成作品的叙事策略。女高音演唱的柏辽兹抒情曲《玫瑰花魂》中的“玫瑰花魂”为作品增添了奇幻因素,成为该短篇小说的又一叙事特征。该作品通过精准的语言,营造出恰如其分的氛围,堪称作者完美叙事的典范之作。

对童年的美好回忆是埃列赛尔·卡尔德纳斯(1950年生于卡纳尔市)短篇小说的常见主题之一。《月光下的女友》中的主人公,在青少年时代情窦初开,作者细腻的笔触真实再现了这充满矛盾的爱情,主人公在痛苦中品尝到爱情的魔力、最初的绝望以及爱情的短暂。作者用充满回忆的笔触书写着这一爱情故事,由于年轻的主人公尚未形成成熟的世界观,小说刻画的是他最初的生活体验,即主人公在他初次得到爱情的村子里体味到了幻想、分离和背叛。

马塞洛·巴艾斯·迈萨(1969年生于瓜亚基尔市)是出色的电影人,他的三部关于电影发展史的著作成为电影爱好者的必读作品,其中包括令人诧异的并充满激情的对电影的批评与思考。《狗娘般的爱情》就以影院作为叙事空间,电影情节的推进与一段爱情故事平行展开,爱情故事的铺陈采用如电影蒙太奇般的拼贴手段,以回忆式的叙事完成,而两位电影观众正是爱情故事的主角。故事以一种难以觉察的方式对电影进行了评论,并在传统的电影批评标准中引入通俗文化元素。而小说充满反叛式的口语,带有实验小说的味道,这赋予作品通俗气息,似乎减轻了因分离而导致的沉重感。

卢克莱西娅·马尔多纳多(1962年生于基多市)的《该死的音乐品味》描述了观念落伍的安第斯山区的社会状况,在那里女性的贞操依然十分重要。作品同时展示出因观念转变而产生的矛盾,即传统的城市价值观向现代化的城市价值观的转变:一方面,音乐是高雅艺术的象征,另一方面,由音乐而产生的情欲在性爱

中具象化。作品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口语化的语言充满活力,并带有深深的自我忏悔的味道。最终,贞操的丧失换取了新生活的开始,故事中的人物展示出成熟稳重的品质,这不仅体现在前一晚发生的事情上,更表现在因丰富的人生阅历而促成的最终坦白之中。

在以爱情为主题的叙事中,不乏打破浪漫幻想的故事构建。加布里埃拉·阿莱曼(1968年生于里约热内卢)在《危机》中就打破浪漫格局,叙事者通过多视角的爱的对白,展示出爱情中的性欲,但同时流露出对爱的迟疑与恐惧。在该短篇中,两性相遇不似情色电影或文学作品中那么浪漫:决定尝试一夜情的情人,却因情感上的矛盾而不能肌肤相亲,遭遇情爱的挫败。这一短篇使用了二十世纪先锋派小说中的诸多元素,支离破碎的真实对白将故事中的人物变得如同舞台上的道具一般,使读者体味到其中的诸多矛盾。

克里斯托瓦尔·萨帕塔(1968年生于古安卡市)的《面包与肉体》聚焦性爱中的游戏,这种肉体上的亲昵跨越了时间与记忆。叙事者在反思中重建过去的片段,流畅细腻的语言表达透露出爱的疯狂。小说的语言精雕细琢,情节的推进中留有悬疑,在爱情游戏中,真实再现了青少年异性间的相互吸引和对性快感的探寻。肉体的欢愉是这些青年人长期压抑的性欲的最终释放,而当他们成年后,又体会到懵懂年龄所不能体会的深层情感。故事的叙事完美,结局巧妙,以成年人的冷静思考,折射出在性爱实施的一刻即为幻想破灭的一刻。

难以捉摸的心

不幸的灵魂同时召唤着欲望与死亡。在这种召唤中,欲望战胜恐惧,最终在纯粹的生殖冲动和挑战道德底线中完成性爱。然而,神秘色彩所笼罩的邪恶性欲,给读者带来陌生感,似乎读者正在窥视着那难以捉摸的心。

将折磨人的肉体据为己有的欲望战胜了几个世纪以来对性病的恐惧;在有无生命的情况下,爱都与它的对立面恨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平淡的性爱在人生的各种挫败中显得更加平淡。“难以捉摸的心”涵盖的故事揭示出一种邪恶,这种邪恶有时在故事中清晰可见,有时则不言而喻,但饱受遗忘与怨恨折磨之人的行为充分揭示出这种怨恨的存在。

阿布东·乌比迪亚(1944年生于基多市)的《病魔的蔓延》用讽刺的口吻讲述了人类对恐惧、欲望与死亡的情感,从文学上展示出人类面对瘟疫的全新的面孔。文本通过一种难以理解的喋喋不休的内心独白,讲述了一个对职业和生活倍感厌倦之人的故事,让我们见证了面对死亡时欲望的力量。作者的短篇小说多为现实主义作品,但该短篇成功地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虚幻的情境融合在一起。几个世纪以来的恶魔面孔的出现不仅促使我们思考一直存在的邪恶,更让我们思考人类面对死亡威胁时,依然沉醉于欲望的事实。

强迫症般的着魔成为邪恶欲望的象征,人的双腿,尽管暗示

着死亡,却在作品梦幻迷离般的想象中象征着不可征服的女人。劳尔·塞拉诺·桑切斯(1962年生于阿莱尼亚斯市)的《天空一角的草鹭》为读者奉献了一篇充满神秘色彩和死亡气息的故事。欲望化为对对方身体某个部位的占有:在本故事中,就是占有对方的双腿,这将读者置于噩梦之中,不知阅读到的情景仅仅发生在叙事空间,还是因某种魔幻的力量读者也置身于噩梦之中。犯罪行为,真实的抑或是想象的,是男主角获得觊觎已久的身体的手段,或者如恋尸狂般地获得女人双腿的手段,这揭示出男主人公的荒唐行为,令读者置身于故事营造出的令人不安的氛围和神秘的气息之中。

2003年,卡洛琳娜·安德拉德(1963年生于瓜亚基尔市)发表了《杂志与变革》,这是一部形式上如同杂志的小说集,有着杂志中的各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该小说集中,作者建议对充斥着各种媒体的纷杂世界进行批评式阅读。尽管作者本人就是媒体人,仍以讽刺揶揄的语调、文学建构式的尖锐思想剖析了媒体语言。而短篇作品《新小说》是杂志《人物》中的一篇,它印证了上述评论。其简练的语言与质朴的格调不仅体现出作者的文学风格,也尽现爱情关系中的荒唐。尽管主人公知道许多疑惑没有答案,但却一直在询问诸如异性相吸的神秘感来自哪里,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应有怎样的担当等问题。

城市暴力是人类因贫困而遭受压迫的反映,在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构成中,这种压迫,正如卡夫卡描述的那样,能将人变成昆虫。胡安·卡洛斯·莫亚(1974年生于拉塔库加市)的《火山口》讲

述的正是一位饱受屈辱的工程师最终决定向所有人实施报复的故事。一位女性见证了他的愤怒,而这位女性正象征着工程师渴望得到的爱情,但同时又代表着失落的爱情。这个短篇中包含着所谓的“肮脏现实主义”的元素:暴力的突然爆发,缺乏理性的屠杀。小说中同时蕴含梦幻的成分:用来象征失败情欲的姑娘与马匹。最终,不同空间的叙事元素相互融合,现实与梦幻合一,这可促使我们不断阐释故事中的象征性表达。

路易斯·蒙特罗斯·阿莱奇(1979年生于基多市)的《照镜子的女人》在叙事文本中穿插大量诗歌,可将其视为献给拉丁美洲伟大的诗人豪尔赫·恩里克·阿多姆的一首挽歌。小说舒缓的节奏似乎将故事定格在某一空间,也将时间定格在某一历史瞬间:孤独、被抛弃、令人失望乃至绝望的爱情以及对曾经拥有的美好时光的怀念。作者将这个历史瞬间定格在一位焦虑的女性照镜子的画面:由此画面展示出她遭遇爱情失败的种种细节。

索兰芝·罗德里格斯(1976年生于瓜亚基尔市)的《像你这样的姑娘,在这样的地方……》是一篇充满科幻元素,但同时融合了超前文学特征的奇幻小说。小说用讽刺的笔触发出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哀叹,而这种命运对人类而言是非人道的。作者擅长用奇异元素表达对人类极限的思考。在这篇超前小说中,人类的欲望遭到宇宙中当权物种的鄙视,当权阶级对人类固有的本性加以遏制,面对性的吸引,人类体内产生的化学反应就是被遏制的本性之一。然而,在这可怕的未来世界中,对女性笑声的记忆,象征着尽管人类处于被压迫的境遇,那不可遏制的对爱情

的渴望依然存在。

情侣们的日常生活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示人的东西？男女间亲密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秘密？死亡又如何揭示出男女间的怨恨？路易斯·费利佩·阿吉拉尔（1977年生于古安卡市）的《沉寂》揭示出普遍存在、但人们又讳莫如深的怨恨：这种怨恨源于时间和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所导致的对两性关系的失望之情。作者从平常中捕捉神奇，让我们见证一位女性，即故事的女主角在道德上所面临的两难处境，丈夫的生命取决于妻子对他的爱是否依然存在。故事由两条平行的线索展开，结局处线索交织在一起，即男女主人公的见面，而矛盾的最终解决为自由之路扫平了障碍。

豪尔赫·伊斯切多·萨尔瓦多（1980年生于伦敦市）的《林肯纪念堂》讲述了人类的欲望，以及在失败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如何成就这令人伤感的欲望。小说语言简练，平铺直叙，充满着犬儒主义思想以及淡淡的忧伤，揭示出后现代时期的年轻人信仰丧失的现状。性仅是一种及时行乐思想的表达，性的神秘和美好已不在，人们所追求的仅是性的满足，因此，性爱之后便是遗忘；现在的性爱仅是遥远过去的组成部分，循规蹈矩而平淡无奇的生活终将笼罩一切。作者的巧妙叙事避免了对价值观进行评判，就如同是叙事者仅负责将应有的情境展示出来，交由读者评判，在此过程中，读者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可以说，这是一篇结构紧凑、内容构建全面的短篇小说。